



孤山先生遺稿

文

七

16  
1494  
7



八和  
1494  
7



孤山先生遺稿卷之九

肥後林無固數愍子厚著

數將泰記輯

雜著

大學塾說

大學章句序  
大竊謂此序當作一部大學觀之學者苟能達序意則其於大學思過半矣

序中節段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

右第一節。明此書即為古時大學教法。蓋序中之

通旨也。以下節節。不過叙教法書冊。二者之興廢。

實關世汙隆。而章句之不可以已耳。

蓋自天降生民。止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右第二節。叙教法興於上古。至周大備也。蓋於是

時。教法實行。則書冊之有無。固不足論矣。

及周之衰。止作為傳義。



右第三節。叙教法廢而此書興也。蓋教法雖廢。載  
在此書。則賢者傳之。學者宗之。猶可以淑身明道。  
以存十一於千百也。

及孟子沒。止壞亂極矣。

右第四節。叙傳者亾而此書亦廢也。蓋法之與書

皆廢。異教紛出。天下俴俴。不知所向。宜世道日汙。

以至壞亂之極矣。

天運循環。止未必無小補云。

右第五節。叙程子表章之。大學復興。朱子定章句。

大學復完也。蓋章句不定。大學不完。大學不完。教法不明。教法不明。王道不可庶幾矣。章句之所以不可以已也。然則朱子此舉。可謂為萬世開太平者。

天降生民。

謂鴻荒之世。氣化之民。

知性之所有而全之。

性之所有。謂仁義禮智所統萬事萬物之理。非直謂仁義禮智也。孟子集註。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可見。知而全

之者。謂衆理得於心。百行備於躬。猶盡其性者之精粗巨細。無不盡也。

一有

凡曰一有者。僅有之辭。

聰明睿智能盡其性。

聰明睿智。以質而言。

中庸章句曰。聰明睿智。生知之質。

應上氣質

不齊。能盡其性。包知行而言。

中庸章句曰。盡其性者。察之由之。巨細精

粗。無毫髮之不盡也。蓋曰。察曰由。包知行之意。應上不能知而全之。或以

知行配二句。恐非。知而全者。與盡其性者。其所至

則一。而其所以至則殊。蓋知而全者困勉學利以  
反之者也。盡其性者生知安行而性之者也。然朱  
子嘗謂知而全者乃可入道統。文集有則其所至  
其說之實亦可見。

所以繼天立極。

繼天謂為天子而代天工。立極謂大中至正為四  
方標準。此言為教之本也。

司徒之職。典樂之官。

司徒使敷五教。典樂使教胥子。此言為教之具也。

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

洒掃以下儀也。故曰節。禮樂以下藝也。故曰文。非  
互文也。

窮理正心。修己治人。

此四事約八目也。蓋窮理者格物致知之實。格物  
致知者窮理之法。舉實以見法。窮理之所以約格  
物致知也。自用功言之。誠意為先。自成功言之。正  
心為大。舉大以見小。正心所以兼誠意也。修己約  
修身以上。治人約齊家以下。

所以為教。

謂為教之本。

大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

躬行者道也。心得者理也。以內外言。本之餘者。所

謂舉而措之耳。日用常事。彝倫常理。亦以內外言。

應上躬行心得不求外者。所謂非有所附身增益

之也。

俛焉

俯首不他顧之貌。

陵夷

丘陵形勢漸低以至平行也。

先王之法。

新疏曰。謂禮樂刑政之屬。包小學大學之法。在其

中矣。極是。蓋承上不行行政教。則不可限以教法一

因事。

小學之支流餘裔。

此雖固謂其殘闕不全者。然曰之支流餘裔。似亦

謂其非真源本領矣。如小學題辭。竊謂其有源領之意乎。

因小學之成功。

因。如為高因丘陵之因。因其基本也。

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

規模之大。謂明明德於天下。節目之詳。即治國以  
上之七日也。慈按。規模節目。朱子嘗於三綱八目  
各言之。然三綱言之。不若八目言之之明白易解

也。故吾聞邦先儒山崎氏室氏皆從八目言之之  
說。今從之。蓋學者苟能得八目言之之說。三綱言  
之者。亦可意會矣。其味大學者矣。二千尚於傾軋  
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中庸序言見而知之者。唯顏氏曾氏。此言三千之  
徒皆聞其說。亦知中庸極致之旨。非後學之易遠  
窺。而此篇則入德之門。初學不可不先講也。  
曾氏之傳。中庸序言見而知之者。唯顏氏曾氏。此言三千之  
徒皆聞其說。亦知中庸極致之旨。非後學之易遠  
窺。而此篇則入德之門。初學不可不先講也。  
曾子氏之者。兼門人在其中矣。中庸序氏顏子者。

連曾氏也。

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

知者絕無。而曰鮮者何也。竊謂如董子勉強學問之語。程子取以證致知之旨。韓子原道之篇。能引此書之條目。則似非不全知大學者。此朱子之所引。以曰鮮乎。董子唯此一語。而不及他條。韓子所引。特遺首功。則其非真知大學者矣。二子尚然。則雖曰鮮乎。絕無可知矣。

倍於小學而無用。

無洒掃六藝切身之用也。

過於大學而無實。

無窮正修治修道之實也。

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或連之上。權謀術數。恐非。蓋俗儒日記誦詞章。異端曰虛無寂滅。權謀術數曰一切功名。三家各曰其職。獨百家衆技不曰其職。而欲必待權謀術數所連帶者。讞其罪可乎。其不可連之權謀術數一



也。誣民充塞仁義者。本孟子罪楊墨之語也。今百家衆技曰流。而九流有墨子。則可專屬於百家衆技。而不可連於權謀術數二也。功利之說。可以惑君卿大夫用事之人。而不可謂惑世。可以使國家多事民不聊生。而不可謂誣民。其不可連於權謀術數三也。曰。然則權謀術數之罪。唯止於功名。百家衆技之罪。至於充塞仁義。何輕重之不齊乎。曰。權謀術數者。馳於事功。其害顯而易見。百家衆技者。蠹於人心。其害深而難辨。此孟子之所以深罪

楊墨也。

雜出乎其間。

俗儒異端之間。

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使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

異端淪於空寂。百家妨於仁義。君子所以不得聞大道之要也。俗儒無益於事。權謀有害於政。小人所以不得蒙至治之澤也。

晦盲否塞。

晦盲者。教不明也。否塞者。政不行也。

孟氏之傳。

其傳泯則孟子子之。其傳接則孟子氏之。字法精矣。

聖經賢傳之旨。

鄭氏舊本。經傳混矣。及至程子。始分經傳。

放失

放者。錯在他簡。所以采而輯之。失者。亡而不存。所以補其闕略。

闕。謂第五章略。在第六章第七章。凡傳文每一章。必連二目。承經也。而六章誠意不連。致知七章正心不連。誠意似失傳例。然傳者之意。以其承上章。意亦可通。故於此省略不連耳。非遺之也。朱子得傳者之意於言辭之表。故於兩章之末。並發其義。所謂補略也。

答某甲疑目

承問。踰月何休。以為徙月。杜預以為度一月。依鄭玄說。士之踰月。大夫三月也。慈謂鄭是說。本土虞禮中。

月之義也。鄭曰：中猶間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夫鄭既以中月爲間月，不得以檀弓踰月則踰月爲中月之義。故雖鄭無注，疏承鄭意云：踰越後月合於禮。後月祥後二十六日也。越之則二十七日乃合禮。中月而禫，蓋以檀弓踰月爲間月。遂解左氏踰月曰：士之踰月，大夫之三月也。不知中月之義，別自有說。王肅曰：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爲禫。二十六日作樂。閻傳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士虞禮中月而禫，中月月中也。是祥月之中也。檀弓祥

而縞。是月禫，徙月樂。若以二十七月禫，則歲末遭喪，出入四年。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朱子曰：二十五月祥後卽禫。當如王肅，於是月禫，徙月樂之說爲順。今如鄭氏，雖禮宜從厚，然未爲當。三禮義疏曰：公羊傳三年之喪，寔以二十五月。荀子三年之喪，二十五月畢。漢以前無有以禫爲二十七月者。言之自戴氏德始。而康成主之。由是觀之，中月爲間月，於古說爲不順。則踰月爲度月，亦恐不順。承問：漢時賜天下民爵，或比年，或一賜數級。顧者賜

而不已。數十年間。民必有至列侯關內侯者。其爲列侯關內侯者。將與刺史二千石。九禮乎。果與九禮。則其爲刺史者。殆難乎爲治矣。慈按。後漢書明帝記云。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子。注云。漢制。賜爵自公士已上。不得過公乘。故過者得移授也。劉劭爵制亦曰。吏民爵不得過公乘。公乘者。軍吏之爵最高者也。然則漢制。民爵特限公乘耳。公乘於爵爲第九等。而關內侯第十九等。列侯第二十等。則其間太隔。且公乘之爵。未離軍吏。則安得與刺史九禮乎。

承問。水博泉名安方。字斯立。博泉其號。七歲能詩。十三接韓使。唱和如響。韓使驚歎。十六與書物茂卿。論激賞。具彼集中。二十三著大平十二策。擬文中子。二十六沒。斯人觸目成誦。下筆爲章。蓋神才也。不幸短命。可惜。

答井上伯質問

承喻默而識之章。集註。默識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蓋此章爲夫子之謙辭。則前說平淺宜然。所以近是歟。此說固善。然下發憤忘

食章集註曰云云。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己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以是考之。則前說雖平淺。純亦不己之意味。反長於後說。具與下文不厭不倦相類。其近是蓋亦以是乎。貴說雖善。此意亦似有遺也。如何。

答或問

或問。授童子易經句讀。程傳本義何據。曰。據本義。蓋非以程傳本義為有優劣也。然論易經本意。自當如朱說。請以一事證焉。象曰。乾元亨利貞。朱子解之曰。

大亨而利於正。蓋易本為卜筮作。則告筮者之辭。自當如是。及孔子作文言。始以元亨利貞為乾四德。別發一義。程傳據之解象。道理雖至。非象本義。

答水野生問目

若謂綱領條目非有兩工夫。則明德所謂顧諟新民。所謂日新。所謂作者。不知何說。善乎垂加先生之言。曰。明德不待條目工夫。合下有明之工夫。曰。顧諟天之明命。鄙意亦曰。新民不待條目工夫。合下有新之工夫。曰。作以自新而已矣。然條目工夫。未嘗不原於

綱領工夫。綱領工夫。未嘗不流於條目工夫。則其實非有兩工夫也。

李退溪費隱說鄙意無疑。

服部氏讀論性說僕未見。右兩條若有明說。伏請見示。天下無不是之父母。不謂無不是之君上。呂晚村之說。未可遽非。顧觀其意如何耳。若謂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故謂天下無不是之父母。君上之仁愛臣下。不如父母之於子。故不謂天下無不是之君上。則亦事情之自然。無悖於理。若謂既不謂無不是之君

上故臣下當有見不是之時。則悖理之大者。不止言語之失也。貴說斥之極當。

詩說 白駒

駒之皎皎。其潔可愛。則所乘之人。其德清白可想矣。塲之苗藿。既不足惜。又繫維之。留之之切也。今朝今夕。欲其留之久也。爾公爾侯。好爵或可繫乎。逸豫無期。富榮或可羈乎。然空谷之中。優遊有餘。富榮不足樂矣。生芻一束。不一介取於人。好爵不可與矣。則我莫如之何而已矣。故吾但願聞鳳鸞之音。時時降於

雲霞之際者耳。古云：好賢如緇衣。於此詩亦云。

讀堯典

堯之時。民擊壤相歌曰：帝之力于我何有哉。余讀虞史所述。亦未知帝之孜孜乎天下也。蓋其舉舜也。群臣之錫也。其製曆象。羲和之績也。而四凶不能退焉。洚水不能治焉。無一行可稱焉。無一事可觀焉。與夫尸位倦勤者。何以異也。雖然。不自擇賢。而天下舉之也。不自任事。而百工成之也。四凶在朝。萬機不紊也。洚水滔天。民不怨嗟也。無一行可稱焉。無一事可觀

焉。而德冠百王也。蓋非其仁如天。其知如日者。孰能及于此哉。故孔子稱堯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此其所以為堯也歟。

讀項羽本記

余讀項羽本記。至其曰：學萬人敵。未嘗不掩卷而歎也。曰：嗚呼。此足以盡羽之一生矣。而其死亡不待垓下而後知矣。夫王者之視天下也。猶之身體手足。無所不愛也。不幸有亂逆。天下苦之。夫然後不得已。戎衣定之。非初有攻擊之心也。尚何學萬人敵為哉。羽

則不然其視天下也猶之寇讎仇敵以謂學萬人敵可以定天下矣。是以其既得天下也。不知仁義撫之。猶且嗚叱叱以逞其虐。遂至使天下蜂起鼎沸。不可奈何也。而羽終不悟。及其將死。猶且奮鬪殊戰。自誇萬人敵。豈不謬哉。

策問

問學記曰。比年視離經辨志。夫子曰。吾十有五志于學。而其於門弟子亦屢問其志。由是觀之士莫先乎立志。而又不可不早辨也。今諸君入學。孜孜就業。可

謂志立矣。但未知其志何如耳。諸君盍各辨其志。我願聽之。

辨韓葛

韓信謂高帝曰。臣多多益辨耳。高帝然之。而後人亦不疑焉。由余觀之。信非能多多益辨者矣。是即英雄欺人耳。其能多多益辨者。諸葛亮是已。何以知其然也。夫御衆之法。節制而已矣。節制之法。部伍而已矣。夫部伍之法。五人為伍。伍有一長。以御五人。五五而上。以至主帥。一人所御。常不過五人。夫以一人御五



人簡亦甚矣。曰行則行。曰止則止。進退左右。莫不如意。使百萬之兵。其猶手足矣。是之謂軍之制矣。信之軍修武也。高帝與數騎馳入奪其軍。而監門不禁。司馬不制。是豈得軍制者哉。亮之伐魏也。依古遺法。是以身恒綸巾緩帶。軍無擾政。而間不可用。寇不可襲也。而况馳入奪其軍乎。是豈非得軍制者哉。余故曰。信非能多多益辨者矣。其能多多益辨者。諸葛亮是已。余遂又論二子曰。信也。明乎軍機。而昧乎軍制。亮也。明乎軍制。而昧乎軍機。何以知其然也。信之背水

而破趙軍。囊砂而斬龍且。豈非明乎軍機哉。亮之不從魏延出子午谷之計。以失機會。豈非昧乎軍機哉。其唯明乎軍機。而後可以寡克衆矣。其唯明乎軍制。可以多多益辨矣。此亦二子行兵之辨也。

序

本藩孝子傳序

公襲封之初。首建學校。以施孝弟之教。而一邦之民。雍如也。既賞其尤孝弟者。歲概十餘人。積至數百人。史臣請采錄以傳四方。公曰。傳之四方。人將曰寡。

人德教之所致。寡人實不德而獲斯美譽。此累寡人之過也。事乃寢。處士中村子曰。我野人也。國無野史之禁。我唯恐孝子之湮沒莫聞也。乃錄述成卷。凡五卷。名曰肥後孝子傳。將授梓工。需序於慤。慤曰。善哉。國史之不錄。以成公之謙也。處士之傳之。以顯孝子之美也。傳曰。道並行而不相悖。其斯之謂乎。其斯之謂乎。

孝子傳後編序

天明甲辰本藩孝子傳成。慤既因請作序。今茲丙午

後編成。又屬序於慤。慤乃再拜稽首興而歎曰。嗚呼。是。先公德化之書也。然一書而作兩序。兩序出於一手。不亦幾於煩而瀆乎。慤宜固辭而不辭者。抑有以也。蓋先公在世。恭謙退讓。不許臣下稱揚功德。而本編之成。成於公在之日。故臣慤欲言而不敢言。此前序之所以有遺憾也。後編之成。成於公薨之後。今而不言。後世何述。此後序之所以不可已。而臣慤之所以不敢辭也。遂謹爲之序曰。古昔明王之導民也。必本之於身。身之所行。以教其家。家之所儆。

以令其國。而民有懿德。高行出於衆者。又從而旌表焉。是以今出而民莫不從。賞行而民莫不勸。夫上之所行。既足以使民觀感而興起。又况加之以勞來作新之政乎。此明時之民。所以日進於善。而不能已也。然人能知聲色號令之可以導民。而鮮能知恭己躬行之爲之基本也。恭惟我先公襲封以來。凡所以教令于國中者。一莫不出於其躬行之餘也。既又擢其孝子悌弟。忠臣貞婦。最可嘉尚者而賞之。三十九年之間。積至五百餘人。於戲盛矣。近古侯國所未聞

也。夫以我藩封疆雖大。不過一侯國。先公臨國雖久。不滿四十年。而善民之衆。至于如此。此雖曰政教之相關。而實賴先公德化之使然焉。詩云。牖民孔易。先公之謂矣。如夫我藩治蹟。世有公論。故臣慤獨論國中善民之衆。益有所本云爾。

樂洋集序

今公襲封之初。首建學校。命臣秋儀典學政。以教國子弟。數歲之間。教化大行。公雅好詩。而臣儀尤長於斯。是以一時仕進之君子。莫不善言其志。而鄉

黨閭閻之民亦往往有興於詩者焉。不幸臣儀中道卽世。使臣數慙承之後事。臣慙質野學固最拙辭藻。幸有一二文臣與臣儀俱事者。尚在黷職。以得守故規仍舊貫。而溫柔敦厚之教亦未嘗廢也。今茲丁酉。臣慙奉命謹選臣儀以來所得國中之詩。得詩一千三十首。作者二百九人。弁以公詩十八首。凡十卷。名曰樂洋集。取諸魯頌思樂洋水之義也。臣慙又謹爲之序曰。嗚呼。詩之爲政教也大矣哉。昔者周時。王畿之外。廣建諸侯。如夫正朔服色。朝覲貢賦之制。雖

一莫不出於京師。然其生殺誅賞。發斂寬猛之政。亦得自專其國中矣。周之先王。懼政教之不齊。而風俗之或異。然而天下之廣。列國之多。不能徧觀而悉知焉。乃命大師。徧采列國之詩。陳而觀之。辨邪正。明得失。以行黜陟之政。是以當時列國之君。亦能反躬修德。慎風之自。此鵲巢騶虞之所以媲美於周南也。及周之東遷也。政教號令。旣不行於天下。而其黍離之詩。亦降爲國風。則尚何暇及觀列國之詩。而行黜陟之政哉。自此以降。國異政。家殊俗。而先王之風。日以

削股。至乎桑澗濮上之音作。其變極矣。孔子雖大聖。不得其位以行其政。故獨得就故籍而刪之。以修詩之教。於是一時之人君。雖不見黜陟。而萬世之學者。因知所勸懲矣。自漢魏以來。詩人之衆。篇什之盛。反倍於上世矣。其體裁氣格。雖與古詩或異。而其所以暢情志。寓比興者。則莫不同矣。雖然。上之人既不能采之。以行黜陟之典。下之人亦未有刪之。以修勸懲之教。是以挑阜感甄之人。多免時王之罰。而子夜大堤之音。殆亂雅樂之籍。則詩之爲物也。不過爲競華

鬪靡之具。尚何望其爲政教哉。方今我大和封建之設。如周時之制。昇平之運。如周時之盛。則列國諸侯之風。其必有如召南之美者矣。雖然。臣聞之。居芝蘭之室者。不聞其香。處鮑魚之肆者。不聞其臭。化之也。臣固肥人也。其化於國久矣。庸詎知此集之爲正。爲變。爲雅。頌。邪。謹此輯錄。以竢異日大師之采。與君子之刪。安永丁酉二月朔。肥後府學祭酒。數愆謹序。

舟路往還記序

舟路往還記者。栢母藪氏之所作也。栢母齡踰六旬。遠游京師。會與

太上宮人之媪。示以其行中所作。舟路記一卷。媪上之。宮人。宮人上之。

太上以備乙夜之覽。母將歸鄉。宮人命曰。往路有記。可無還路之記乎。成速上之。既歸。記成上之。復賜覽如初。於是一時傳稱嘖嘖。以爲曠代奇遇云。恭惟我皇朝。絕地天之通久矣。是以歌謠詞章。之出於陪臣庶人也。雖美如春華。清如秋月。其能經九重而達

天眷者。踰百祀而絕無。隔十世而僅有。况於侯服之遠。女流之孱乎。昔時檜垣之女。雷芳名於

花山之宸翰。今也栢家之母。發文彩於

仙洞之天鑑。皆肥人也。而蒙眷於

兩聖。可不謂奇中之奇乎。雖然。檜女淫妓。實亂風化。栢母守寡。志如冰霜。才調雖齊。性行頗殊。伏以

太上陛下。采石補天。負堅莫比。黃裳禪位。德化無疆。則其於栢母之文。蓋天意有在焉。不徒爲文章之觀也。是可仰矣。某年月。末第肥後。藪慈再拜。稽首謹序。

南遊紀行序

北筑龜子。其古所謂狂者乎。志大而行簡。不希合于世。世亦莫之知者焉。薩大國也。其君好文。建學重士。龜子與其徒。千里赴焉。抑亦有牛鼎之意乎。至則無所遇。而乃得其介弟柁城君。談合而事又不濟。竟浩然北歸。龜子之狂可知已。龜子既歸。著南遊紀行。萬有餘言。其文斐然也。請序於余。余嘆曰。世俗之怪狂也。久矣。唯孔子取之。而又惜其終於狂也。故其在陳也。欲歸而裁之。龜子狂者也。宜乎無所遇於世也。然

而世不復有孔子。則如龜子者。亦將何所裁乎哉。

送赤彥禮序

朱子叙道之傳。上自伏羲堯舜。而下迄二程先生。而極矣。而朱子繼孔子者也。則道統之至朱子也。猶日之再中。於戲盛矣哉。自朱子以降。大儒碩學。世不乏人。而道統之所屬。則諸老先生。尚難言之。而况末學後進。豈所得而論定哉。朱子之學。行於

本朝也久矣。而吾肥以僻在西海。未有其人。有大塚先生。奮然興起。乃始專力朱子之學。既得朝鮮退溪

李氏所選朱子書節要而讀之。超然有得於心。喜曰。是獲朱子之心者矣。遂尊信其書。如神明云。先子繼興。兄事大塚先生。同心同德。遂大啓斯學。惠我後人。益二君之學宗朱子。而得李氏爲多矣。故大塚先生之言曰。勉齋之狀朱子。不如節要之盡朱子也。先子亦曰。百世之下。繼紫陽之緒者。退溪其人也。二君之稱李氏如此。其必有所見焉。薩人赤君彥禮來學於予。以予爲先子之子也。彥禮齡強學殖。予待以賓友。相與講學三年。彥禮之學大進。而予亦得因以自勵。

焉。今茲彥禮將歸。請予一言。予贈以大塚先生遺編。且告之曰。予平生所告子者。皆父師之言也。唯予口耳之學。顧多所失矣。子歸而有憶予之言。則必質諸遺編。而其不合者棄之可。且子嘗試思二君之所以稱李氏哉。

送莊元柎歸蓮池序

蓮池莊元柎來學。期以七年。留僅三年。其君召歸。授之政。元柎愀然謂余曰。以某之不敏。與學之未成。遽承重任。廢墜是懼。何爲而得免罪戾乎。敢請先生一



言。予曰。吾子不聞乎。古人始終典于學。故曰。仕而優則學。子苟欲寡過。其唯學乎。然學不可不正。學而不正。其猶北轅而適越。逾行而逾遠。可不擇哉。子苟欲擇焉。其唯大學乎。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說者曰。學卽大學之道也。又曰。管仲之器小哉。說者曰。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也。然則聖人之所以至聖人。以其由大學之道也。管仲之所以得罪王道。以其不知大學之道也。由是觀之。脩己治人之道。捨大學而何由哉。予未之講習。而子歸矣。於心慊然。然大學之

書。章句或問備矣。子歸而讀之。則有餘師矣。

芋山集序

薩人赤崎彥禮之來見也。余叩其所學。則篤信程朱。無他岐之惑矣。遂相與爲友。其言曰。我先師曰。月洲山田先生。山田先生師靜齋河口先生。河口先生師鳩巢室先生。山田先生爲藩文學。始倡師師相承之學於我州。君大夫以下。皆受其教。迨藩新建泮宮。而先生沒久矣。乃擢先生之高弟山本君。以爲學職。一切禁絕異學。唯先師遺訓是從。余於是始知薩學淵

源之所自云。其後遊薩。因彥禮得見山本君。君謂余曰。我先師之師有遺文。曰苧山集。藏於我學。余病其傳之未廣也。請寡君以梓。願予爲序。余謝不敏。不可則曰。善哉斯舉也。敬其師。而及其師之師。厚之至也。夫鳩巢先生。耆德經藝。爲世儒宗。而從遊之士。莫踰先生。則先生之學可知也。薩人之學。得先生之再傳。醇正如此。則先生之教可知也。方今鳩巢先生之新疏遺集。盛行於世。學者莫不傳誦。而先生之書。獨行於薩。世未徧識。則實斯文之一大遺憾。不止君等之

憂也。然余之所以道先生者。一徵於其師。一徵於其傳而已矣。其所不道者。則覽者行將有以考之。斯集也。

浮屠天盈五十序

浮屠天盈齡甫五十。是歲重陽。設會其庭。廣招文士。以慶其壽也。藪子將赴。其友愠見曰。我聞之道不同。不相爲謀。子學聖人者也。而浮屠氏之壽。是慶可乎。且我聞之。浮屠氏且莫死生。尚何慶其壽。而吊其夫耶。今子以子之道慶之耶。則非子之道矣。以彼之道

慶之耶亦非彼之道也。二者皆不可無乃自瀆乎。數  
子曰何傷乎何傷乎彼以彼道我以我道二者皆可  
如之何其不慶也。居吾語子何謂彼以彼道夫天盈  
親鸞氏之徒也。自謂浮屠氏亦多流而莫善乎親鸞  
氏矣。夫浮屠之道虛無爲宗空寂爲體苟外物之可  
以擾其心者一切絕之避之唯恐壞我。是以辭父母  
棄妻子殘其形去其居不飲酒食肉遠遁山林巖穴  
之間塊然獨處目無所視耳無所聽心無所營曰不  
若此不可以成佛超生矣其絕天倫曠世用不亦大

乎。於是有親鸞者出乃曰我能宗虛無體空寂雖有  
外物不以擾我心苟失其宗喪其體則山林巖穴亦  
適足擾我心安在其爲虛無空寂也。於是居其家有  
其室飲酒食肉施施焉忻忻焉與衆人之莫殊焉曰  
若此亦可以成佛超生矣何必離倫棄世然後爲道  
哉。是故不徇悖世之名不務違俗之行者親鸞氏之  
志也。今也天盈所爲孰謂不奉親鸞氏之教也。故曰  
彼以彼道何謂我以我道。昔仲尼修春秋也有華而  
夷行者乃貶而夷之有夷而華行者乃褒而華之夫

夷狄春秋之所惡也。而其有一善。未嘗不錄焉。不啻錄之。又從而進之。君子與善。若此之汲汲也。夫親鸞氏之所爲。與夫諸浮屠絕天倫曠世用者。相距萬萬。是可嘉焉。且親鸞氏之教。大行數百年。邑有院。鄉有寺。滔滔天下。莫不尊奉。舊習遺俗。未易遽廢。余謂君子爲政。苟能導其正。塞其邪。使之諭蚩蚩之民。以去惡遷善。則孰知親鸞氏之徒之果不爲我用哉。是故余之慶天盈與善之道也。故曰我以我道。况天盈私淑吾黨。好爲文辭。亦親鸞氏之所無。豈非韓愈所謂

墨名而儒行者邪。余豈不嘉其人而慶其壽哉。遂記其言慶之。

送山叔瑟序

禮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夫懷土安鄉。人之情也。父母愛子。孰不願其足無跋涉之勞。身無風波之危。常在于鄉黨庭闈之間。以奉其溫清定省之驩乎。而其望其必有事於四方。於呱呱蠢蠢之內。不亦悖乎。蓋古之君子。不仕則已。其仕將以行道

也。然時有泰否。身有窮達。苟道之不行。雖待之以上  
爵。祿之以萬鍾。而不顧也。三代之時。天下封建。王畿  
之外。有諸公之邦。有諸侯之邦。有諸伯。有諸男之邦焉。  
各據其國。以行其政。故當時之士。執道德而求其名  
者。適東不合。乃去適西。西而不合。乃去適南。南而不  
合。乃去適北。凡四方之廣。千里之遠。莫所不適。莫所  
不至。仲尼魯人也。而魯不能用。乃去適諸侯之邦。周  
流數十年。車轅殆徧于天下。而莫所遇矣。夫然後歸  
魯。修詩書禮樂。以傳後世焉。孟軻鄒人也。以堯舜之

道。說當世人主。而當世人主迂而笑之。夫然後退與  
其徒著其書。以傳後世焉。夫魯鄒者。孔孟之鄉也。父  
母之邦也。親戚墳墓之所存也。彼孔孟何心。愬乎去  
之哉。蓋其所去。有重於□□焉。方今我

大邦。封建猶三代之制。而士之執道藝。以遊諸侯之  
邦者。寥寥罕聞也。豈當世人主。不急於求賢乎。抑士  
之無志於四方也。吾友山君叔瑟。上皂人也。山氏蓋  
出于國史所稱兒玉氏。累世強富。爲國望族。叔瑟少  
時。自奮曰。我徒爲一富翁而死邪。乃棄其族。去遊江

孫山遺稿 卷之九 三十一  
都從服子遷氏學。學成而莫所用。既聞我侯大脩國政。新興學宮。乃興曰。我聞肥侯善養英才。盍歸乎來。至則府賜俸金。衣食不匱。叔瑟乃得日夜專力其業。孜孜不輟。於是文章之美。煥然日著也。居九年。未試。叔瑟曰。我其竟不用乎。且徒居素餐。君子所耻。遂辭其金而行。人問其所往。則曰。吾無所不往。我將之攝之洛。自洛以往。我亦所不知也。夫叔瑟生□素封望族之家。非食不甘。非衣不煖。非居處不安。乃素而不顧。周流逆遭乎數千里之表。夷然不悔者。蓋有

古君子之志邪。非邪。然人聞憫其不遇而益窮也。余則謂此天之窮叔瑟。適所以成叔瑟也。夫冶人之爐。積炭如丘。鼓以橐籥。則火燄燄隆矣。投之鉛錫。則蕩乎鎔矣。投之玉石。則善乎碎矣。投之銅鐵。亦未有不銷鑠也。唯金乎。雖燬之累日夜哉。其質益堅。其色益燁。而錙銖莫損也。故火之攻金。適所以成金也。君子之處窮。亦猶是乎。夫人之在於患難。窮窮之中。不失其操。改其節以希合者。幾希。雖然。榮辱窮達。天也。道德仁義存乎己也。唯君子知己之可求。而天之不可

求也。故不患衣不完于體。而患德之或涼也。不患食不完于腹。而患氣之或餒也。不患名不尊于世。而患志之或折也。不患身不容于時。而患道之或枉也。是故君子居窮也。泰然日安。章然日亨。易曰。困亨。貞大人吉。夫大人之負。雖困必亨。故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余將於叔瑟乎徵之。

孤山先生遺稿卷之九終

